

赫连勃勃大王
(梅毅)
◎ 著

刀锋上的文明

【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

拜伦说，「时间像是驿站，命运之神就在那儿换马，教历史换调子，然后再沿着帝国兴亡之途奔驰。」赫连勃勃大王的笔触正好落在了那一个驿站，落在了那换马的瞬间，落在了换调子的历史和换命运的人物身上，并展开了时代背后的点点细节。正由于他对沉埋于历史深处的珍宝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嗜好，才最大限度地复苏了我们民族对于祖先历史的刻骨而斑斓的回忆。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赫连勃勃大王
(梅毅)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9
(梅毅历史大散文自选集：5)
ISBN 978-7-80252-028-8

I.刀… II.梅… III.①中国—古代史—研究—宋代
②中国—古代史—研究—辽金时代③中国—古代史
—研究—夏代 IV.K240.07 K2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7011号

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

作 者：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运营统筹：鲍立衍
责任编辑：刘 泰 韩海涛 常永富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邮 编：100083
电 话：010-82885151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348千字
印 张：23.5
版 次：2008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52-028-8/Z·530
定 价：30.8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序言

沈渭滨(复旦大学教授 博导)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是近几年来成长起来的历史作家。他的本职是金融事业,写作全在业余时间。每当一天劳累之后,他便浸沉在浩汗的史书堆里,勾稽爬梳,探秘索隐。久而久之,积掖成裘,悟性得道,便敲击键盘,一字字地打出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朝代更迭、人亡政息的叹谓,于是,一部部著作便在网络中出现。

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网络江湖,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出版商,一时间洛阳纸贵,争相出版纸质文本,不几年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众历史作家。我对他的作品,按出版时序排列了一下,从2005年到现在,短短的四年内,他埋头创作,出书十种,总字数超过500万,确实算得上是个高产作家了。一个年轻人,有此成绩,值得赞许。他的成功,当然与改革开放、时代进步有关。梅毅赶上了好时代,他是幸运的。但是,再好的时代,若不勤奋努力,也难以脱颖而出。“天道酬勤”!时代,总是拥抱那些勤奋者,成功的大门,专为不懈追求的人敞开着。梅毅的经历,印证了这个人所熟知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天理。

梅毅写的都是历史。除了几部历史大视野的作品,如《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等等之外,最受世人注目的是一批类似历史演义体的断代史作品,起始于两晋南北朝,中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包括南明小朝廷)下迄太平天国,几乎代代赓续,组合成一个中国历史的系列。虽然梅毅的这套历史文集首缺秦汉,尾阙清史,但从中仍可清晰地体察出兴亡继绝、人事代谢的历史脉络。

在近代中国,写历史演义最出名的,是浙人蔡东藩先生。蔡先生于光绪初年,幼而笃学。少长,精于治史。辛亥以后,他侨寓上海,为会文堂书局编写历代通俗演义,自前汉迄于清代,共11部,于1916年起陆续出书。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虽难称洛阳纸贵,但可说名噪一时。1945年蔡先生走后,时至今日,久不见有此壮举,不免令人惆怅。现在,欣喜地发现,大陆学界出了个梅毅,他以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业余历史作家,用七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断代史,前后赓续地组成一套中国历史大系。如此,使我惊讶

之外，感佩良多。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梅毅称得上是能接续蔡东藩先生而在民间涌现出来的一个写史奇才了。

与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以事件史为结构主线的写作方法不同，梅毅的断代史，每一部都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能够全方位展示历史的纵深发展。两种不同的结体和写法，可谓各有千秋。前者，史的物质明显；后者，文学性、可读性更强。正如评论者指出：梅毅给笔下的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的个性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多变，从而使历史事件的进程跌宕起伏和充满激情，这样一来，历史也就好看起来。

梅毅的历史著作，游走于文学与历史之间，既摆脱了以事件史描述为主体的历史著作那种沉闷枯燥的格调，又不同于小说家的虚构与臆造，也与散文家抒发情感的恣肆与叹谓有别。他的书，史料扎实，旁征博引，有学者深沉的气度，有作家恣肆的文笔，加之其年轻人特有的敏锐，使得他诠释史事的视角卓尔不群，富有独识灼见。

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往事。人是历史的主体。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写活了人而传之不朽。可惜，这一传统没有很好的继承下来。从班固的《汉书》开始，一部部的所谓“正史”，都少了对历史人物的人文关注。后来的历史著作，尤其出现了“非人化”的倾向，变得呆板沉闷。于是，充满人性、生动活泼的历史，也就与现实的受众渐行渐远。梅毅的断代史所组合的历史大系，能以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开合描写，来承载史事的开张演化，能以作者的激情赋予历史的生命，尽管其间可能有若干观察上的失当和诠释上的瑕疵，但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欣慰、值得赞赏的。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知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的《亡天下—南明痛史》、《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史》，并浏览了其它几种断代史，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我曾在一篇评论梅毅作品的短文中说：“他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的余绪和评判史事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作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融会于一炉。”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对？我也希望梅毅作品的爱好者一起来讨论。

梅毅出版历史文集，不仅是出版界对年轻作家的人文关怀，而且也是社会正在形成史学热的需要，这，恰恰是接续我们的时代延续文脉、推陈出新的好事。我之所以拉杂写了这些，聊充序言，理正在此。



自序

不朽的斑斓回忆

——说不尽的两宋文明

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宋神宗因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迁怒于一个主管运粮的漕官。愤愤之下，他亲自书写御批，命令中书处斩此人。转日，宰相蔡确率群臣上朝。宋神宗问：“昨日御批斩人，今已行否？”蔡确回答：“为臣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宋神宗闻言不悦：“又有何疑？”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臣等不欲陛下开此先例。”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恶地。”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惇当廷接言：“如此，不如杀掉此人。”宋神宗感到奇怪，问：“卿何出此言？”章惇回言：“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声色俱厉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龙颜雷霆之下，当朝的宰相、群臣不仅没有在“天威”下震慑惶恐，傲然顶嘴的章惇反而不咸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神宗默然。

这样的场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间一个小小的片断和插曲，但它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首先，可以见出，大宋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即使口含天宪的帝王，也并非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其次，时为侍郎的章惇，日后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传》，此人党同伐异，“老奸擅国”。同时，他又是大文豪苏东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证明了历史人物的立体多面性：“坏人”不一定全坏，“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当然，时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会想起“靖康之耻”的奇辱和“厓山之役”的惨败。相较大汉盛唐、朱明满清，两宋的领土小得可怜，北宋最盛时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别是赵匡胤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宋朝长期陷于“防御”的狼狽境地，积弱至亡，甚至出现同样的悲剧上演两次这种超奇怪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拊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晚唐以来，中原王朝的崩溃所导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国一直战乱频频。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云十六州献奉给契丹人，深植下其后北宋王朝的滔天大

祸。而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诸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刀光闪闪，血肉翻飞。

从现在的眼光看，残杀、争斗自然是波谲壮阔的“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就当时来讲，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之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连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两次亡国的痛苦过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创造出的财富一而再地化为乌有。最重要的是，战争使无数百姓死于非命。13世纪初，金朝占据的北中国有五千多万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国有六千多万人口。蒙古号角吹响后，经过七八十年的杀伐，至南宋灭亡时，江南及中原地区的人口竟然从原来的一亿多人变成只剩下不到六千万人，这还有赖于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劝说，蒙古大汗才没有施行把北中国“汉人”杀尽以其地尽作牧场的政策。

由此可见，文明，尤其是刀锋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汉文明自身的发展总是依据“盛极而衰”的规律脉动，宋王朝也避免不了这种刻骨的悲剧。它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讲太先进，文明程度太让人陶醉其中。即使囿于一隅，士大夫头脑中仍觉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恋至极的宋朝中国人（当然他们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他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引致的迟钝。

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野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他们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猝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

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回顾三百余年的文明成就，确实让我们对伟大的宋朝有骇然惊叹之感。遥想先辈，他们发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毁，国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惨烈的灾难，但华夏人民充满激情的创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挠的意志力，皆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与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咏叹。正如一位高卢诗人回忆罗马的辉煌那样：“不可能沉没的身躯，会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现。它们从深水中反弹而起，将跃得更高！火炬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沉没之后反而更加光芒四射！”（纳马提阿努斯《循环往复》）

是的，伟大的宋朝，并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溃的瞬间，也如流星

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宋朝，伟大的宋朝，已成为永恒。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与野蛮为邻的伟大时代的方方面面，借此把记忆的碎片黏合起来，重组三百多年间我们不屈不挠的先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随着佛老在中原的失势，宋朝科举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竞争。在《宋史》中入传的近两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达近60%。言论宽松，议论自由，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同时，宋朝经学，即两汉以来的对儒家典籍的阐释之学，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训诂改为义理阐发。由此，性理之学蔚然大观，北宋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有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叶适事功学等等。虽然宋儒理学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国人的思想桎梏，但就当时来讲，正是对两汉经学和盛唐佛学的推陈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儒学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诸子学说的新儒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文学方面，宋词一洗晚唐浮艳之风，或豪放，或婉约，大放异彩，其中以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陈亮为代表；宋诗也不可小觑，其多于用典的浓郁书卷气，使得中华文化精髓每每跃然纸上，尤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刘克庄昂然执其牛耳，悲沉激荡，脍炙人口。

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北宋连铜钱上的铸字原体也由皇帝亲自书写）。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陈寅恪不无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科技方面，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竟有三项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培根在《新工具书》中这样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自然，在农业、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让，一部《梦溪笔谈》，不经意间已记述了数项独占鳌头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进一步以皇权为中心加强中央统治集权，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权。而后，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铨选以及监察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最开明的时代。因此，南北两宋三百多年，先前与其后各个王朝屡见不鲜的女祸、宦祸、外戚之祸、藩镇之祸、权臣

篡逆之祸、流贼覆国之祸，在宋代基本杜绝。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认天下“道理最大”，而非非口口声声“朕即国家”。外朝官员能够以“祖宗家法”的名义限制皇权，大体可按规矩依程序办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攒至数十封一并退还不办（杜衍与宋孝宗），最终，皇帝不仅不恼，反夸奖对方“卿等如此守法极好”。这种君臣温情，在汉唐明清那些所谓的大一统、大有为君王的统治期间是全然看不见的。

经济方面，两宋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社会，其多种经济模式均在世界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屋宇雄壮”，“骇人见闻”。经济活动“每一交易，动辄千万”。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市民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国首创的纸币交子、会子均在宋代出现并发展定型，这种革命性的货币形式比欧洲要提前六个多世纪。同时，一反前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宋代商人不仅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为官，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士大夫还得出“商人众则入税多”的崭新价值观。

至于英雄豪杰，两宋王朝更是层出不穷，撼人心魄——杨业、寇准、狄青、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韩世忠、刘、岳飞、虞允文、辛弃疾、孟珙、余玠、李庭芝、姜才、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等，这些忠臣义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不以成败利害动其心，不以生死贫富移其志，才节两全，代表了我们的民族至高至伟的精神境界。他们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一心为国，或感激赴义，或慷慨就死，或临难不屈，或捐躯殉国，功虽有不成，名却彪炳千秋！

当然，在历数了宋王朝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沉重而不能回避的话题，即两宋惊人相似的两次灭亡。

“本朝（宋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

文天祥之语，触及的正是宋初矫枉过正的“抑武”国策。当然，王朝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个领袖人物的死亡甚至会改变整个历史进程，比如钓鱼城上飞掷而下的那块击中蒙哥汗的石块，它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道。但除却天时、地利以外，人是历史行为的最关键因素。正是人为的懈怠，文恬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两宋的灭亡。

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匱。正如王应麟分析的那样，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特别令人慨叹的是，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让人切齿扼腕。

宋金隆兴议和后，双方和平状态保持了大约40年之久。为此，金世宗获得“小尧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当时后世腐儒赞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对此很有洞见：

“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

祸。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寔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完颜雍（金世宗）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议）和者皆其不得已，而始以息民为名。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

细究历史，会有惊人的发现：宋金两国，相踵亡于蒙古，其实最早的祸因正是肇于两国当时的和平“善举”。

金世宗史称为明主，但其实也是篡弑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认为自己能为众人推立为帝已属天幸，所以，他对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实出于无奈。至于他“息祸养民”一说，只是腐儒和马屁精的谀词。

“汝欲息，而有而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野蛮民族只要确定了开始想向“文明”迈进，他就会忘掉身边又会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蛮民族蠢蠢欲动，“一息之余，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祸，亘百余年而不息！”

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旦金戈铁马的女真人习惯了风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声就肯定由远而近，金朝、南宋，就会在血火之中化为文明的碎片。

确实，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南宋对金国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舞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警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歇，金国一方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逐渐消泯其昔日的勇武好斗。

倘若宋金持战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强占据优势，每年都乘秋高马肥之际逼临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而疾入于海以亡”。历史中可以得见的是，金兀术昔日南侵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南宋涌现了岳飞、韩世忠、刘这样的忠勇大将，福兮祸兮，实相倚依。于金国而言，恰似当年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锐气，通好南朝，安宴于洛阳享天下之际，六镇之祸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赤族无遗之祸。因此，在血与火的时代，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个国家“乍然一息”。那些“以两国人民和平意愿出发”的自欺如果欺瞒了人民的头脑，长此以往，忘兵忘战，国民肯定会溺于安乐享受，一切忽然之祸，正是种于“缘饰文雅”之时。

可悲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汲取历史的经验！

时下的许多历史书籍，皆把“恢弘”的煽情修辞或对历史晦涩的“解构”当成卖点，常把《万历十五年》那样以“偏门”剖析历史的准历史研究当作模仿对象，各显身手，纷纷从经济、军事、气候等“专业”刃面“切入”历史研究。可惜，这些“大部头”著作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扎实又使这些“大历史”叙述错谬百出，或张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义人物当成历史真实，凸显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此外，历史“剖析者”们在铺陈华丽语句大谈特谈历史的“规律”时，他

们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戏剧性、决定性作用：钓鱼城上王坚所率宋朝守军扔下的一块石头，如果离蒙哥汗的身体偏上10厘米，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全部世界历史都将被重写！所以，在学者们以佶屈聱牙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试图重新诠释历史的时候，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个人和事件，却被不善于注意历史细节的学者们有选择性地“遗忘”了。

作为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历史守望者，笔者总是试图突破“历史样板戏”写作的桎梏，仔细钩沉，复活那些淹没于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生动的，甚至是“现场的”！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我们民族伟大的、不朽的记忆！

最后，我想以南宋遗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书怀》作结：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目 录

总序言

自序：不朽的斑斓回忆
——说不尽的两宋文明

不老实的“厚道人”

——宋太祖化家为国的事迹

- (3)……………英雄出于乱世
——赵匡胤的青年时代
- (6)……………兵权释于杯酒
——宋太祖“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内统治方针
- (11)……………先南后北定统疆
——宋太祖的赫赫武功
- (17)……………“仁者之愚”致大惑
——宋太祖“斧光烛影”的死亡之谜

雄龙雌凤相对决

——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

- (23)……………降旗飘出太原城
——宋太宗攻灭北汉
- (25)……………高粱河畔尝败绩
——宋辽首次主力对决战
- (27)……………“雍熙北伐”再无功
——宋太宗二次伐辽的失利

懦弱与妥协：一种心理距离

——“澶渊之盟”前后的宋辽两国

- (37)……………聪明英悟之主
——登上龙椅后的宋真宗

- (39)……………见“好”就收
——“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
- (45)……………退一步海阔天空
——宋辽“澶渊之盟”后的双赢局面
- (48)……………喝饱就忘挖井人
——寇准的结局

过于严肃的滑稽剧

——宋真宗君臣的“天书降神”及泰山封禅

贺兰铁马彻地来

——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

- (59)……………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
——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 (61)……………喂不饱的群狼
——从李继迁到李德明
- (68)……………西北烽烟连年起
——元昊的十数年战争
- (81)……………天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
——元昊的下场

一个人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

- (85)……………宋朝太后也垂帘
——真宗皇后刘氏的十一年执政
- (90)……………四面边声连角起
——从宋仁宗到宋英宗
- (93)……………“安石不出，奈苍生何！”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 (95)……………偏执狂的生存之道
——王安石大行“新法”
- (100)……………君臣开边意未已
——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战败

皇后“偷汉”的政治性后果

——辽国皇后萧观音“通奸案”始末

- (107)……………金漠银水逞英豪 亦有契丹能赋诗
——漫述辽代汉诗的发展

- (110)·····齐天萧后怀恨死 传弟传子兴宗疑
——辽兴宗到辽道宗
- (111)·····春来草色一万里 绝色红颜正愁余
——懿德皇后萧观音的汉语诗词创作
- (114)·····龙床不容小蛇出 宫闱秘事有人知
——辽朝版“斯塔尔报告”的出台
- (119)·····殿角泥香留萧字 仍旧花铃深夜语
——萧观音身后的辽朝国祚

浪子皇帝流氓臣

——宋徽宗与他的宠臣们

- (124)·····“性情中人”宋徽宗
- (129)·····春梦绕胡沙的宋徽宗父子
- (132)·····无赖“六贼”朝堂坐
- (144)·····天堂到地狱
——东京汴梁的陷落

残山剩水留半壁

——南宋初立的艰难时局

- (155)·····出人意外的帝位
——康王赵构
- (157)·····谋不见用的忠臣
——李纲
- (160)·····白首将军振臂呼
——宗泽
- (164)·····杭州的“政变”闹剧
——苗傅、刘正彦
- (169)·····战鼓声声黄天荡
——韩世忠
- (172)·····关陕失却川蜀危
——张浚、曲端、吴玠
- (178)·····中原傀儡也猖炽
——刘豫
- (183)·····左右逢源终得利
——西夏乾顺

奸帝奸臣“二人转”

——赵构与秦桧共位的时代

- (186)……………祸起萧墙事堪忧
——淮西军变
- (190)……………顺昌大捷振军心
——刘锜的胜利
- (194)……………直捣黄龙平敌穴
——岳飞的信心
- (198)……………理直气壮主降派
——秦桧的“议和”
- (203)……………天日昭昭毁长城
——岳飞之死
- (208)……………甘为臣妾江南隅
——“皇统和议”的最终签订

大柄若在手 清风遍天下

——有雄才而无大略的完颜亮

- (213)……………“蛰龙”岁月跌宕多
——金熙宗时代的完颜亮
- (219)……………大柄在手任诛戮
——果于出刀的完颜亮
- (223)……………文才武略兴规模
——改制迁都的完颜亮
- (227)……………处心积虑一南北
——一心侵宋的完颜亮
- (234)……………提兵百万汹汹来
——率兵南侵的完颜亮
- (242)……………欲雪前耻反败绩
——南宋“隆兴北伐”的失败

太师飞头去和戎

——韩侂胄“开禧北伐”前后事

- (246)……………“两朝内禅”的真假戏
- (251)……………“庆元党禁”的窝里斗
- (256)……………“开禧北伐”的坏结局
- (265)……………回光返照的金王朝



塞马一声嘶 百年又轮回

——金朝的灭亡

- (269)……………金宣宗的“三大误”
 (277)……………金哀宗的亡国“三步曲”
 (295)……………唇亡齿必寒
 ——南宋“端平入洛”的失败

“亡天下时代”的关键词

——钓鱼城·鄂州和·贾似道·襄樊失·临安降

- (298)……………钓鱼城:蒙古大汗的“鬼门关”
 (301)……………鄂州和
 ——子虚乌有的“胜利”
 (304)……………贾似道:好运气不会“永远”
 (309)……………襄樊失——浴血苦战的迷惘
 (316)……………临安降:残阳如血浴江南

鼙鼓扬天繁华歇 丹心万古名不灭

——李庭芝·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

- (333)……………苦战扬州的英雄
 ——李庭芝
 (336)……………江西的游击苦战
 ——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339)……………静江的誓死抵抗
 ——马瑄与娄钦辖
 (340)……………重庆的五路被围
 ——张珩
 (342)……………悲壮的山之役
 ——陆秀夫与张世杰
 (346)……………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跋:生活,作为令人宽慰的假相

不老实的“厚道人”

——宋太祖化家为国的事迹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有关此句俗谚的出处及传播时期，至今不是特别清楚。笔者估计是在清末流行。何者？北京多油滑狡诈的官吏，天津多兴事搅水爱摆活的码头青皮，保定多出太监及看家护院的武卫。

京油子，卫嘴子，京津两地人士皆一笑释然，说保定人“狗腿子”，则会在当地激起众愤。保定民间“保名”人士经过“钩沉”，认为“狗腿子”乃“勾腿子”之误传，以讹传讹，把保定人武功盖世的“勾腿子”误传为“狗腿子”。话虽有理，也是一相情愿。京油子、卫嘴子皆是贬义词，怎会把一个褒义的“勾腿子”与之并列。明眼人一看，自然一笑晒之。

其实，保定人大可不必因“狗腿子”一词气馁。现在的保定，辖区甚广，名胜古迹众多，满城汉墓、燕下都遗址、紫荆关、定窑遗址、涿源阁院寺、曲阳北岳庙、古莲花池、清西陵、直隶总督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曹锟故居、冉庄地道战旧址，上至战国下迄抗战时期，均是有名的地方。

说到人物，保定更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特别是姓刘的，满城出过大名鼎鼎的汉中山王刘胜，此君儿子就有一百多个；涿州也是英雄发迹地，出过三国英雄“刘皇叔”刘备。

2005年春，我出游北京，正好闲暇，便借了一辆陆虎吉普，与友人兴高采烈去涿州探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地。我们到达之后，失望成气愤：完全是人工假造的“古迹”，大瓦房似的庙宇虽不失庄严，年头却还不如我脚上的一双皮鞋久远。特别是据传张飞卖肉时使用的一口“古井”，简直就是平地掏

个土窟窿，只作骗游客门票用。

气闷之余，我开着车往城外赶路，忽然，前面一辆面包车一个急刹车，我下意识狠踩刹车，仍旧“吻”在了小面包的屁股上一点点。面包车车门“呼啦”大开，一左一右下来两个人，右手边一人满脸胡碴，八尺身材，环眼怒睁，甬说，还真像猛张飞；左手边一人乃一浊黑胖子，肉奔腮，尿泡眼，乍看很厚道，说话时小眼缝里却凶光四射，虽然看不清眼白眼黑，却透露着无比的阴险……

最终，小面包车诈去我们大陆虎 1000 大洋，施施然而去。

与我同行的友人咬牙切齿：“妈拉巴子，这辆淘汰无牌的破面包，本身就值一千块！”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我们本身也不是“强龙”，只得花钱消灾，为小面包屁股上一块一元钱大小的痕印付出 1000 块。

车开数里，忽然大悟，我说那个黑浊胖子怎么那么面熟，那厮长相颇似赵匡胤！只是胖子当时穿了件对襟褂子，没有戴冠帽，穿的不是朝服。

同行友人哂笑，说，赵匡胤是开封人吧，北宋皇陵均在开封的巩义，连赵匡胤他爸赵弘殷的墓也在那里。为了打消我的疑虑，友人还加上一句：“我两个月前到洛阳出差，有人专门接我们去游览过巩义宋陵，除了被金人俘掠的宋徽宗、宋钦宗，北宋七帝八陵，都在那里趴着。”

我也笑，反唇相讥友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掉书袋，开讲赵匡胤祖籍乃“涿郡人也”，其人虽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籍贯却是涿郡，慎终追远，北宋有两座“祖陵”一直在涿郡未迁。由于当时涿郡一带是北宋与辽国的主要战场，赵氏两个“先祖”又埋在平民的乱坟岗中，难以择认，故一直未迁葬。此外，还有一说，认为宋太祖先人墓应在离保定更近的清苑，文天祥被俘后由元人押送大都（今北京），曾作诗：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东。
山川犹有灵，佳气何郁葱。
顾我巾车囚，厉气转秋蓬。
瓣香欲往拜，惆怅临长空。

现今，各地为了支持本地经济，获取门票收入，大打名人争夺战，最有名的当属诸葛亮“躬耕”地的襄阳、南阳，其次为争西施故里的萧山、诸暨，还有山东几个县为争“孙武出生地”也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是涿州是清苑却不重要，两地现在均属保定市，两个小地方“有话好好说”，大可择其一地弄成一处人工景观，雕几个石人马，通廊环绕，表一表开三百年大宋基业的赵匡胤，肯定能挣不少银子，也许还会慢慢消融“保定狗腿子”的不雅之名。